

东夷的鸟崇拜及其与太阳崇拜关系研究

宋代钰¹, 孙丽^{2*}, 邵光艺¹, 王芳¹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17

2.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DOI: 10.61369/RTED.2025030025

摘 要 : 东夷文化区覆盖山东全境及其毗邻的广大地区, 有着非常典型的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现象。鸟崇拜主要体现于东夷部落首领伏羲以凤(凤)为姓, 少昊以鸟命官, 以及考古发现的鸟型陶鬶等。太阳崇拜主要体现于太昊、少昊、颛顼等首领的名号, 大口尊上“日、火、山”纹饰以及大汶口墓葬头东脚西的葬俗。本文运用文献研究、考古资料和对比法对东夷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现象进行研究与剖析, 意在阐明崇拜现象的内涵, 分析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 为东夷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 键 词 : 东夷文化; 鸟崇拜; 太阳崇拜

A Study on Bird Worship in Dongy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n Worship

Song Daiyu¹, Sun Li^{2*}, Shao Guangyi¹, Wang Fang¹

1.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17

2. Tai'an Central Hospital, Tai'an, Shandong 271000

Abstract : The Dongyi Cultural Zone covers the whole territory of Shandong and its adjacent vast areas, and has a very typical phenomenon of bird worship and sun worship. Bird worship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Dongyi tribe leader Fu Xi with the Feng(phoenix) as the surname, Shao Hao use the name of the bird as the name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bird-shaped pottery. The sun worship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names of Tai Hao, Shao Hao, Zhuan Xu and other leaders, and the "sun, fire, mountain" ornamentation on the Da Kou Zun and the funeral custom with the head facing east and the feet facing west of Dawenkou.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bird worship and sun worship in Dongyi, aiming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ship phenomenon,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d worship and sun wo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utual influence and promotion, and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study of Dongyi culture.

Keywords : Dongyi culture; bird worship; sun worship

一、东夷鸟崇拜文化的演进

(一) 东夷文化概述

关于东夷的界定, 傅斯年先生在著作《夷夏东西说》中对“东夷”这一概念进行解释, 做出了较为恰当的概括: “凡在殷商、西周以前, 或与商、西周同时, 所有在今山东全省境内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 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 并跨海而包括辽东、朝鲜的两岸, 一切地方, 其中不是一个民族, 见于经典者, 有大皞、少皞、有济、有穷、徐方诸部, 风、盈、偃诸姓, 全都叫做夷。”^[1]

¹东夷文化向前可追溯至距今约8300年至距今3500年, 在山东地区, 依次出现了凤凰岭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漫漫5000年间风云变幻, 沧海桑田, 勤劳勇敢的东夷族创造了一脉相承、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 在历史中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夷”的说

法, 与华、夏并称, 商代的甲骨文中不乏“夷”字的出现, 直到西周开始出现“东夷”的称谓。在当今, 东夷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地标, 作为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上古文化。《说文解字》^[2]中对“夷”这个概念的解释是: “夷也, 从大从弓, 东方之人也。”“大”与“弓”二字象征着东夷人的生活以狩猎为主。“东夷”、“蛮夷”等出现在许多文献记载中。《礼记》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东方曰夷, 被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3]《诗·小雅·六月》序曰: “小雅尽废, 则四夷交侵, 中国微矣。”^[4]

东夷人在漫漫历史长流中, 制造出精美实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包括石器、骨器、玉器等, 还有著名的蛋壳陶, 它以快轮工艺制成, 轻薄如纸, 运用精准的温度控制, 色黑如漆。东夷人还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 还在冶金、历法、文字、畜牧业和农副产品的生产上有了较大成就。

东夷部落著名的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舜等。

东夷文化还包含一些传统节日和宗教信仰。例如，满族的清明节、中秋节、冬至等传统节日，以及蒙古族、朝鲜族等的传统节日庆活动，都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人崇拜自然神灵，认为自然神灵掌管着宇宙万物，这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政治方面，东夷文化主要对应新石器时代、夏朝、商朝、周朝，周朝已经出现与华夏文明的对抗与融合。东夷文化丰富完善的礼制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等级分明的分封制很好的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在现代，东夷文化仍没有消亡，山东境内处处可寻其痕迹。东夷人的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博物馆展出，东夷人的历史故事被改变成电视剧、电影等文化作品，东夷人的风俗被专家学者请出历史的故纸堆，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东夷文化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东夷文化体现出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东夷文化中的鸟崇拜

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们的生产力还是认知水平都很低下，很多自然现象无法用理性思维解释，于是便诉诸神魔鬼怪，将其解释为天神的意志。在人类创造的众多神灵和仙人中，能振翅飞翔、腾云驾雾的不在少数，这反映出一种原始的对鸟类能够翱翔天际的羡慕，从而衍生出对鸟的图腾崇拜。

要想探求东夷文化中的鸟崇拜，就要先从东夷部落的几位首领开始。

伏羲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即太昊，或者称黄熊氏，又名宓戏、庖牺、包牺、伏戏，是东夷人的先祖，唐代的司马贞在著作《史记·补三皇本纪》中记载伏羲为风姓，风与“凤”音同形似，应是相通的。凤凰是百鸟之首，而伏羲以凤作姓，是将凤鸟图腾化的体现，可反映出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

少昊名挚，又作少皞、少皓、少颢，是五帝之一，相传是黄帝与嫫祖所生，为黄帝长子。郯子以少昊为其先祖，《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6]在少昊建立的鸟国中，各类官职以不同的鸟命名，如历法官中为首掌管历正的风鸟氏，其下有司分玄鸟氏，司至伯赵氏，司扁青鸟氏，司闭丹鸟氏。少昊以鸟名官，是将凤鸟图腾融入整个部落的精神信仰，以凤鸟为保护神，从而抗衡自然，求得生存。

神话传说中，东夷人更是和鸟密不可分，尤其是玄鸟，东夷人把玄鸟（燕子）当作凤鸟。《诗经·商颂·玄鸟》有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6]，讲的是简狄在水边玩耍时见玄鸟堕卵飞走，捡起玄鸟卵，将其吞下，不久后而受孕，生出商人始祖契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不同的典籍中有很多版本的记载，如《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中记载：“秦之先，……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7]还有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契母简狄》中，讲述了简狄在河边玩耍时，见到玄鸟飞至，产下一枚非常漂亮的卵，便跑过去与众姐妹竞相争抢，最后由简狄争得神卵，吞下不久后受孕，产一子名契。卵生神话是生育崇拜的重要表达形式，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鸟卵代表旺盛的生命力，是人类对鸟类繁殖能力的崇敬，这种现象在古代文明中是常见的。

东夷文化地区考古发掘的文物更是东夷人崇鸟的反映。

在山东兖州区王因遗址，考古人员发现部分葬者口中两颊部位含有小球，称之为“口颊含球”。含球者口腔中，牙齿外侧多有磨痕，面颊对应位置也有一些磨痕。由此推断，墓主人生前应该已经开始含球，死后与口中小球一同下葬。刘德增^[8]在研究中发现，“大汶口人”口中所含之球有石质，也有陶制，形状似燕鸟卵。含球人的墓葬中，随葬品明显较多，还出现了几种特殊的器物。综合推断，含球之人身份特殊，可能是执掌图腾繁殖仪式的巫师。结合鸟图腾的卵生信仰来看，“口颊含球”是一种祭祀行为，巫师通过这种方式增强法力，希望部落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体现出原始人民对卵生传说的高度信仰。

大汶口文化区墓葬出土的白陶中，陶鬲的数量多，种类丰富，是最基本的器型。其中鸟型陶鬲有一椭圆形开口，正前方有鸟喙样倾水口，常高耸斜立，腹部宽阔，有三足。较典型的是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两件陶鬲（M47：付24、M117：45）^[9]。这类器物多呈鸠、雁等型，造型精美。

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可窥见东夷人对鸟的崇拜，他们将鸟图腾作为信仰和精神联结，与血缘关系一起作为维系氏族部落稳定团结的重要方式，组织生产生活。鸟崇拜信仰激发着先人们的创造力和激情，为当时也为后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三）东夷鸟崇拜的分期

东夷鸟崇拜按照时间循序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早期阶段处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鸟崇拜信仰已经处于很发达的状态。在人类的原初思维中，太阳的东升西落是由鸟载日飞行，或者太阳本身就是一只火鸟，在天空中循环飞行，因此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在本质上极为相似。

发展阶段处于大汶口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在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生活当时的东夷人。少昊统治时期，其所辖部族以鸟为名，把鸟作为部族的图腾，创立了二十四鸟官制。凤鸟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神灵的代代表体，凤鸟形态已经普遍地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融合与延续阶段处于商代以后。随着东夷本土文化逐渐被其他文化所兼容，但本土的凤鸟崇拜在人民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到了秦代，形成了庞大的中华民族，东夷先民崇拜的凤鸟也得以延续。汉代，以凤鸟纹为主题纹饰的器物美轮美奂，反映了鸟崇拜在文化艺术中的持续影响。

总结来说，东夷鸟崇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在之后的夏代、商代经历了文化的融合，后来逐渐形成一种标志，一种精神的象征，直到后世仍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艺术中留有深刻的痕迹。这种崇拜不仅体现了东夷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也反映了他们对和谐、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二、东夷鸟崇拜与太阳崇拜文化比较

（一）东夷鸟崇拜与太阳崇拜的联系

东夷文化中的鸟崇拜与太阳崇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

种联系源于东夷人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的宗教感受，也反映了他们对宇宙和生命起源的独特理解。古典时期的人们认为太阳中有金乌，或是神鸟载日飞行。《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10]神鸟在汤谷间载日往返，周而复始，完成日月交替、四季轮转。叶舒宪说：“太阳崇拜之所以出现，其最为原始的、本质的原因在于人类能够通过对太阳运动规则的观察，确立最初的空间意识和思维结构。”^[11]故神鸟崇拜的本质是太阳崇拜。

关于日鸟关系，最易理解的是古人无法解释太阳如何运行，便有神鸟载日。这种解释只能对应一鸟一日共同出现的情况，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一鸟与日、两鸟与日、四鸟与日图皆有出现，说明日鸟共同出现的意义并非只有鸟载日飞行^[12]。

学界对日鸟关系争论了许多年，得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杜靖认为，鸟在日中，日中的鸟应为三足乌。“太阳三足乌”体现了日部族和鸟部族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冲突，不断融合，使两大集团合为一体。东夷部族内部既有相互联结婚姻，又有局部的战争冲突，这种社会事实被人们整合进神话传说，形成了“太阳三足乌”的形象^[13]。刘宗迪认为，历法制度是日鸟神话的文化原型。东夷人立杆测影，在编制历法的过程中，对太阳运行的规律逐渐掌握，创造出“天有十日”“日载于乌”“日中三足乌”等诸多密切联系的太阳神话，而“日中三足乌”是古人将日表上的候风之鸟误解为载日之乌而来^[14]。

东夷部落以鸟和太阳为图腾，其“玄鸟生商”传说是研究日鸟关系不可回避的。《尔雅·释鸟》：“燕燕，𪊑。”郭璞注：“《诗》云：‘燕燕于飞’一名玄鸟，齐人呼𪊑。”^[15]《说文·燕部》：“燕，燕燕，玄鸟也。”^[16]由此可以看出，东夷部族所崇的玄鸟就是燕子。同时，齐地之人称玄鸟为“𪊑”，燕子也被称为“𪊑”，现今山东等地的方言仍把日（太阳）读作“yi”，即与“𪊑”音似。这说明“𪊑”有着太阳和燕子（玄鸟）的双重属性，即玄鸟为太阳鸟。商人祖先契是简狄吞玄鸟卵所生，商人同样崇拜太阳，与同在东夷文化区的齐人遥相呼应。

综上所述，东夷鸟崇拜与太阳崇拜之间关系密切，就像是相依相生的兄弟姐妹。这种联系不仅体现了东夷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追求，也展示了他们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风格。

（二）东夷鸟崇拜与太阳崇拜文化性质比较

东夷的鸟崇拜和太阳崇拜从性质上看是相似的，但是有存在显著的差异。

从共性方面看，这两者都属于自然崇拜，来源于东夷先民对自然细致的观察与独到的理解，产生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先民渴望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自然的力量与祝福。他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通过神话故事阐释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部族内部的精神纽带，成为维系东夷部族繁荣稳定的重要部分。鸟崇拜和太阳崇拜都在不断的发展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个性方面，这两种崇拜各有侧重，产生的文化艺术风格也有区别。

鸟崇拜对应的是生育崇拜、自由、灵动、飞翔和对生命力的赞美。东夷文化中鸟的形象常常被看作天神的使者，智慧的化身，代表灵动和飘逸，寄托东夷人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因此东夷人创造了大量的鸟型器物，如陶器、玉器、石刻等，展现鸟类挺

拔高傲的身姿，展现其美丽的形象和寓意。

太阳崇拜体现东夷人对日月交替、四季轮转的思考，对万物生老病死、循环往复的哲学思辨。太阳为万物带来光影与温暖，是不可替代的神明，主宰生长与繁衍。先民敬畏太阳的能量，渴望太阳对农业生产带来更多的帮助。

此外，两者在文化影响和社会功能上也存在差异。鸟崇拜在东夷文化中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反映东夷部落的精神追求与图腾象征。而太阳崇拜与宗教信仰、官方祭祀联系更紧密，等级地位上略高于鸟崇拜。

综上所述，东夷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在文化性质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它们都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东夷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追求，同时也展示了东夷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多样性。

三、结束语

东夷的鸟崇拜和太阳崇拜表面上是两种不同的自然崇拜，然其内核精神是一致的，都代表着东夷先民对日夜更替、四季轮换和生死轮回等自然力量的敬畏。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在东夷部落共同长期存在，从各部落首领的名字，实行的官制等方面可见一斑。在考古田野工作中更是发现大量刻有鸟型纹饰、太阳纹饰的器物，体现了鸟图腾和太阳图腾的普遍性。商人的凤鸟崇拜实质上是玄鸟崇拜，卵生神话体现了商人对鸟旺盛生命力和繁殖能力的崇敬。鸟崇拜和太阳崇拜互相影响，互为依托，在构筑东夷人宗教信仰、精神纽带、民族性格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 [M]. 中华书局, 2004.
- [2] 许慎. 说文解字注: 卷10[M]. 段玉裁,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93.
- [3] 孔颖达. 礼记正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4] 毛亨传, 郑玄笺,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 [M]//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昭公十七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386-1389.
- [6] 毛亨传. 毛诗正义: 卷20: 玄鸟 [M]. 郑玄, 笺. 孔颖达, 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700-1701.
- [7] 司马迁. 史记: 卷五: 秦本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73.
- [8] 何佳娜, 张焱. 东夷文化的鸟图腾崇拜初探 [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 (05): 142-144.
- [9] 栾丰实. 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 [J]. 考古, 2010, (4): 58-70.
- [10] 方輶, 译注. 山海经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1] 叶舒宪. 中国神话哲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12] 王文艳. 论太阳鸟神话中的日鸟同一性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 (06): 117-124.
- [13] 杜靖. “太阳三足乌”新释 [J]. 文化视野, 2007(1).
- [14] 刘宗迪. 太阳神话、《山海经》与上古历法——《山海经》研究之三 [J]. 民族艺术, 2002 (4).
- [15] 郭璞, 注. 邢昺, 疏. 尔雅注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16]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